

时代新青年

高分考进北大的朱也天：
流量背后是不被定义的人生

“你好，能拍个照吗？”“来，咱们在这儿合个影吧。”“麻烦跟我也拍张照，谢谢！”“可以请你在这里签个名吗……”

5月7日，在天津博物馆“魅力庚彩 跃动河海”朱炳仁天津艺术展现场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的孙子朱也天备受瞩目。展厅内短短的一段路程，观众们争相求合影、求签名，把他当作幸运象征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沾高考700分的“学运”，鼓励自己的孩子。

被当成“许愿锦鲤”的朱也天，对大家的要求十分配合。他在接受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独家专访时坦言：“可以理解，大家都喜欢找一个考得比较好的人沾沾喜气。当然，我其实考得也不是特别好，毕竟（去年高考）涌现了一批高分考生，理论上来说应该找他们的更多。”



朱也天与爷爷朱炳仁（左）、爸爸朱军岷（右）合影。

靠“天”吃饭
流量助力家族铜艺再上台阶

从坐迈巴赫汽车前往考场而走红网络，到以700分的高考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，过去一年里，出身于铜艺世家的朱也天，频频登上各大平台热搜榜。甚至连他的爷爷朱炳仁和爸爸朱军岷也打趣，如今家里是靠“天”吃饭。对此，朱也天的回应格外谦逊。他坦言，去年及今年家族铜艺销售量提升，自己身上的流量确实作出了一点贡献，但根本原因在于爷爷和爸爸创新推出

了符合市场需求的文化创意产品，并深入挖掘了与之相配的文化内涵。

朱也天以家族铜艺产品“一举夺葵”向日葵胸针和“登科及第”文昌塔摆件为例，认为这两款作品的热销并非单纯依赖他个人的流量。在朱也天看来，向日葵象征积极向上，文昌塔寓意学业有成，这些文化内涵与消费者的情感需求产生了共鸣，而流量只是起到了加速传播的作用。

“以铜立业，以书立世”是朱家传承百年的家训。朱炳仁在继承家训的同时也加入了自己

的理解，告诉下一代在面对事情时要“以平常心来对待”。对于自己身上的“流量”，公众对他的刻板印象，朱也天秉承“平常心”。他说：“有些描述也不能说不对，我确实是因为坐迈巴赫高考火起来的，也确实考了700分，在北大学习，也确实给家族和企业带来了一波流量。但是这也不是我的选择。”

专注化学
生动有趣地科普化学知识

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，朱也

天选择化学专业曾引发外界质疑：为何不延续家族铜艺传承，而选择看似与其关联不大的化学？他笑言，化学并非如大众所想的远离生活。化学需要缜密的逻辑思维和丰富的想象力，也让他对这门功课充满兴趣。而这份兴趣的源头，正是化学实验视频中的元素反应。“化学还是比较容易让人激起兴趣的学科，我最早接触化学都是看实验视频，就看到一些元素反应非常绚丽，有一种美感和神秘感吸引我去探索这些东西。”他说。

朱也天大一没有选择参加社团，而是将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化学相关课程和任务中。偶有闲暇，他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，喜欢跟同学组队打游戏，打破了大众对优秀学生的固有印象。

朱也天在化学科普方面已经有所行动。他尝试制作短视频，但也坦言科普并不容易，需要兼顾科学原理和大众传播规律。接下来他打算通过宣讲、演示实验、文化节展览等多种方式进行化学科普，以更生动有趣的形式传播专业知识。

至于未来有没有可能继承家族铜艺，朱也天的回答依然严谨：“我现在还不能很准确地给出答案，需要结合后面发展来看。”他从不排除将化学与家族铜艺相结合的可能性，“具体怎么跨界，还需要很多年的积累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苟超 摄影 何宏杰

被文物修复“圈粉”的年轻人，如何实现从热爱到坚守？

5月12日，四川技能大赛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四川省选拔赛在泸州市拉开帷幕。现场，全省180名技术能手同台竞技，比拼“指尖匠心”，角逐代表四川出征全国赛场的宝贵资格。

在“考古文博热”持续升温的当下，越来越多的年轻力量涌入文物修复和考古勘探发掘的一线，他们会给这一行业带来怎样的变化？一代代的“文物医生”又该怎样接力？5月13日，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此次大赛的三位专家顾问，他们在考古文博领域耕耘数十年，见证了冷门绝学逐渐“热”起来、“火”起来。



大赛现场陶瓷文物修复赛区的选手们正在修复瓷器。

年轻人争当文物修复师

相较于纸张书画文物修复、陶瓷文物修复赛区的安静平和，木作文物修复赛区可谓一派“热火朝天”的景象。而与其相邻的泥瓦作文物修复赛区，也不断传来搅动和刮水泥的声响，细看赛区中，有头发微微花白、手艺娴熟的“老师傅”，也有认真专注的青年人。

“感觉年轻选手比过去多了。”现场，三位专家顾问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一点。在四

川省考古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孙智彬看来，在考古发掘工这一项目中不仅年轻选手占的比重比较大，还有一部分女选手参赛。

从1979年进入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领域算起，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、四川省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原会长朱小南在这一行业已深耕46年。他说，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自己也是年轻人，而如今，他看到更多年轻人加入了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中，

也见证了文物修复技能人才培养机制的改变。“过去，文物修复大多是通过‘师父带徒弟’的形式，一代代传承下来。但现在很多高校陆续设立了文物修复的相关专业。”朱小南提到，通过学校培养的技能人才，不仅仅得到技术的传授，理论也更加扎实。

同样在文博领域钻研了40余年，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副理事长韦荃说：“我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加入文化遗产保护和文物修复中来。但对文物的保护与修复不应是一时的热情，它需要坚守，久久为功。”

如何从热爱到坚守？

在漫长的时光中，一代又一代文物修复者枯坐冷板凳几十年，将修复技艺与传统匠心传承，也在过程中看到了“考古文博热”的兴起。同时，在科技不断发展的当下，更多的新技术也融合到修复工作中，让许多“沉睡”在库房里的文物残片获得新生。现场，三位专家也谈起了当代年轻人如何在这个行业持续坚守的话题。

“如今，国家对于考古文博行业愈发重视，全民的关注度也持续提升。但大众的关注点，不应该往猎奇的方向走。”孙智彬说，考古勘探和考古发掘是政策性、专业性、技能性非常强的工作。“所以光有热情是不行的，一定要打好基础，才能顺利地开展。”

在朱小南看来，当自己面对历经了沧桑的古建筑时，似乎能穿越时空与之产生对话。所以他相信，当年轻人深入这一行业时，也会对古建筑产生深厚而亲密的情感。“面对这位‘老人’，我想尽我所能让其延长寿命。我们不能让它‘返老还童’，但要让它‘延年益寿’。我想年轻人工作一段时间后，可能跟我一样也会产生这种感情。”

此外，韦荃提到了终身学习的重要性，他认为文物修复的知识涉及面非常广，不仅要求专业知识，也强调多学科融合。文物保护工作者要解决文物生存的问题，也要恢复文物的历史、艺术、科学及文化等价值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摄影报道